

随笔苑

我是女儿的“哨兵”

岳立新

视频接通时，女儿远佳裹着厚厚的长款羽绒服，鼻尖冻得已经泛红：“老爸，这边已经接近零下二十度了。”她呵出一团白雾，扬了扬手里的一大红本，眼睛笑得弯弯的，“这是刚刚颁发的全国高校精英挑战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的证书。”

敬礼！视频里，我一个立正，以一个老兵标准的军礼向女儿祝贺。

这是我女儿走进大学的第二个冬天，这个在部队大院长大、打小就有良好习惯和主见的小姑娘，如今已经逐步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

不禁想起八年前，我离开部队后的第一个夏天，全家从潍坊搬迁至烟台。对女儿远佳来说，这不只是地理上的搬迁，更是一次学业上的“强行军”——女儿在潍坊上小学六年级，来到这边，初一距离期中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。因为义务教育五四制和六三制的差异，她必须用二十八天时间，追赶别人一学期的课程。

报到那天，烟台大学附属中学的班主任看了看日历说：“孩子一天初中还没上过，要不让孩子再上一年小学五年级？”语气里是善意的担忧。

女儿抬起头，在部队大院长大，军人的血性似乎已经渗透了她的血液，她说：“老师，请给我一次机会。”

那天夜里，女儿房间的灯光亮到很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客厅墙壁上便出现了一张手绘的“作战图”：二十八天，每天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，每个时段都标注着不同的追赶内容。最上方一行秀气的字却力透纸背：不问来路，只赴前程。

看着这八个字，本来和老师一样担心的我，眼角禁不住有些湿润。既然女儿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就要义不容辞地做好她的哨兵。

于是那些日子，我看着女儿像冲锋的战士一样，扑向初一那两大摞课本。早上天还没亮，女儿就已经起床洗漱，然后到阳台背诵语文课文、英语单词，我就默默准备好她的早餐；深夜，看到女儿已经困得直点头，我就冲好一杯牛奶悄悄放在她的桌边。虽然劳累，但我看到，女儿用红笔在日历上划掉每一天时，眼里总有一种不服输的锐气。

二十八天的坚持与努力，女儿走进了期中考试的考场。成绩揭晓那天，班主任的电话里充满兴奋：这孩子太厉害了！总分班级二十五，语文年级第一！

那一刻我在窗前站了很久。那个从零起跑的孩子，仅仅用二十八昼夜的“急行军”，便完成了一个看似几乎不可能的超越。我突然意识到：我哨位下的女儿，骨子里已经成为一个兵。

高中三年，女儿稳扎稳打。高考后的那个夏天，去往大学的列车启动时，我在站台上对她敬了个军礼。女儿隔着车窗，回以同样的姿势——那是我们之间独有的告别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大学才是女

儿真正崭露锋芒的战场。

十八年来，女儿的人生就像部队大院的作息一样规律。可大学呢？那里不会有人告诉她路该怎么走。走进大学校门，再也没有人规定早读背单词的具体时间，也没有班级排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，她再也不会听到我或她的老妈每晚检查作业的脚步声。但这些丝毫影响不了一个自律已成习惯的孩子。大学第一年，当同龄人还在适应大学生活时，她已拿下了英语四级。大一下学期，在备战英语六级的时刻，辅导员在班群里发布的一个比赛通知——“全国高校精英挑战赛”再次吸引了她的目光：这种难得的锻炼机会可不能错过，毕竟大学四年的时光太过短暂。这时候女儿的眼神，像极了小学转学时那二十八天里的模样。她们不同专业的四个同学一拍即合，组成“不要掉队”团队，开始了她走进大学后的第一次大赛征程。备战是紧张的。不知道她们一起熬了多少个夜晚，牺牲了多少周末时间。我再次选择成为女儿的远程哨兵。隔着上千公里，通过电波守望她的征程。视频里，我与她们团队一起熬夜到凌晨，一起讨论方案、主题，一起反复打磨着每个细节。

汗水不会白流。校赛，她们过关斩将，以一等奖的成绩晋级省赛。省赛，她们再次攻城夺寨，把一等奖收入囊中。直到在视频中，女儿告知我她们获得了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的消息。在对着镜头敬军礼的那一刻，我这个在部队摸爬滚打了二十年的老兵，竟湿了眼眶。

从那天起，女儿的捷报接踵而至：英语六级再次高分通过，学习成绩、综合排名双第一，省级三好学生、国家奖学金……而最让她珍视的，是成为她们这一级首批预备党员。电话里她的声音有些颤：“老爸，我终于向您看齐了。”

这个寒假，我们一家四口到海边散步。刚下过一场大雪，烟台的清晨也是寒风刺骨。海边，一群老人不畏冷风如刀，毅然乐呵呵地扎入水中。女儿静静看着，忽然说：“老爸，这就是您常说的‘战斗精神’吧？不只在战场，也在生活。”那一刻我明白，十八年前在部队大院跟在兵叔叔后面学步的那个小女孩，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阵地。

放了寒假，女儿又可以与我们天天相守度过一个多月的时光了。前几日，我在女儿的书桌上，看到她还没写完的党员思想汇报：“我的父亲是名二十年兵龄的老兵。他虽然从未替我走过半步，却始终站在我能看见的地方，像哨兵守护阵地一样，守护着我的成长。这个老兵让我明白：最好的守护不是遮挡风雪，而是相信你能在风雪中走出自己的路。”

我笑了。哨兵的职责是守望，而我守望的这个年轻人，已经成长为比我更勇敢的战士。

行走者

天南名胜仰文豪

石建波

在星汉闪耀的中国古诗词作家中，我最崇拜的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，怀揣这份久违的仰慕和虔诚，很希望走近苏东坡。春节前夕，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，从苏东坡任职过的登州（包括今烟台和威海）不远数千里来到儋州，参观海南省著名的人文景观胜地——东坡书院，探寻苏东坡在儋州期间的人生旅程和轶闻趣事。

东坡书院位于儋州市千年古镇中和镇东郊，这里湖水荡漾，风景秀丽，掩映在绿植密林中的东坡书院，古木幽茂，群芳争艳；亭台殿堂雕梁画栋，古朴庄重；铜像组雕玉树临风，栩栩如生；碑刻碑文纹饰精细，记述翔实；楹联匾额浑厚秀雅，对仗工整。环境幽雅、底蕴厚重的东坡书院令人叹为观止，肃然起敬。

在导游的引导和娓娓讲解下，我依次参观了头门、载酒堂、大殿、耳房、载酒亭、望京阁、陈列馆、迎宾堂、钦帅堂、钦帅泉、东坡井等名胜古迹，这些名胜古迹大多为后人在原址重建，每一处都有历史渊源，每一处都与东坡先生有着密切的关联。900多年的时空变迁，东坡先生的生活经历、传说故事，有的流传广泛，历久弥新，有的沉匿市井，不再清晰，然而，这并不影响世人对东坡先生的尊敬和怀念。

随着参观的深入，对东坡先生被贬儋州的经历、东坡书院的演变有了更多的了解、更深刻的认识。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4月，苏东坡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，同年7月抵儋州，初居官舍，后被逐出官舍，建桄榔庵居住。11月，与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，众人欲酿钱建屋，东坡欣然赞同，并取《汉书·杨雄传》载酒问字的典故，命其屋为载酒堂，自此载酒堂成为苏东坡往来游息、以文会友、敷扬文教的场所。明代嘉靖二十七年，载酒堂（1548）改称东坡书院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载酒堂几经兴衰，数次重建修缮。1982年，广东省、海南区、儋县人民政府分期分批拨款重修书院，保持现状至今。

厚德载物，功在千秋。东坡先生对儋州最大的功德莫过于办学堂，传道授业，对求教于门下的海南学子，谆谆善诱以教之，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知识，开创儋、琼人士科举及第之先河，其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。东坡笠屐铜像、东坡讲学组像，分别矗立在书院的不同位置，无声诉说着他手握书卷，风雨兼程，讲学明道，尽己所能开教育之风，泽被琼州的故事。

金子有价，民心无价。北宋

时期，儋州被称之为蛮荒之地，不良民风、陈规陋习约定俗成般束缚和桎梏着黎汉百姓。东坡先生心系黎汉，用金子般的心，春风化雨，滋润着荒芜的儋州大地。他劝化黎汉，相亲团结，奖劝农业生产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改变不良民风。他关心民生疾苦，为百姓办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受到儋州黎汉百姓的尊敬爱戴。陈列馆文字图片中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：黎民风俗，生病不求医问药，而是杀耕牛向鬼神祈祷，东坡看到这种情况痛心疾首，然而自己毕竟戴罪之身，无职无权，力量微薄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抄写柳子厚的《牛赋》给琼州的僧人，借此劝导黎民爱惜耕牛，改变有病不求医而杀牛祭鬼的陋习。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苏东坡先生的一生坎坷跌宕，宦海沉浮，责授琼州别驾是其中之一，也是人生最后一次被贬。逆境是人生的不幸，也是玉汝于成的磨砺，东坡先生逆境不坠青云之志，被贬仍拥有自己高雅的精神生活和追求。他彩笔颂扬儋州，留下200多首诗文词赋，以雄浑有力的笔触，讴歌黎民百姓，鞭笞人间丑恶。在载酒亭，导游曾绘声绘色地讲述苏东坡与当地农家妇女斗诗和词的生动故事，这只是与当地百姓探讨诗文的一个精彩片段。这些诗文结集为著名的《海外集》，成为东坡先生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。

三年儋州生活，在苏东坡身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，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。儋州留下的苏东坡古迹较多，如：东坡路、东坡桥、东坡湖、东坡闻、东坡坐石等等，这些以东坡命名的古迹，大多出于世人对东坡先生的敬重，记载着他在儋州平凡的生活，不平凡的印记。儋州已形成浓郁的东坡文化现象，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现代元素，从更宽泛的角度传承和弘扬着东坡文化。

高山仰止，儋州之行了却了我多年心愿，苏东坡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，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、空前绝后的文豪，还是一位敢于直面人生、仗义执言的侠客；不仅是一位关心人间疾苦，甘为百姓做事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员，还是一位有血有肉、有情有爱的好丈夫、好朋友、好兄长、好父亲。做人做官做事、作诗作词作赋苏东坡皆为楷模，正所谓：道德文章千古颂，才华气节百世尊。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，在后世人们的心中，苏东坡永远是一位千古风流人物。